



孩子的电话

□李小参

退休后,电话渐少,只是偶有儿女的电话。这样倒也清静,少了些许的杂事和纷扰。

儿子在外地工作,一年难得见面,电话如候鸟,一周一次。电话大都是打给老伴的,20分钟起步,总有说不完的话,也不知说的什么,反正是满脸的笑。打给我的电话,一般是有事相商,没有寒暄,直奔主题,说罢正事便无话,爷俩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,会意之中毫无尴尬。这时老伴就会问谁的电话,我不言语,递过手机,他们便开始了新的20分钟。电话过后,老伴会高兴好一阵子。

女儿是个聋哑人,没有工作,和我们一起生活。她没上

过学,只是通过识字卡片认识一些表达具象事物的文字。平时交流,用她的手语比画加上简单的文字,倒也问题不大。有了智能手机后,她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手机的主要功能。她会与亲友微信聊天、发短视频,还通过手机学会了一些烹饪方法和生活技巧。当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,她总是第一个“冒泡”,或文字,或点赞,或表情包,运用自如,不亦乐乎。到了饭点,她通过微信给我留言:“爸爸,吃饭。”遇上下雨天,她会在微信里提醒我:“雨,伞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女儿时不时地给我打个视频电话,看她眉飞色舞的样子,很是高兴。

但由于没有肢体语言的帮助,我有时难以理解她的表达,只能陪着笑脸应和,直到她心满意足。刚开始时,我对女儿的率真有点不以为然,时间长了,却成了不可或缺。有时还想主动跟她视频一下,喜欢看她手舞足蹈、满脸幸福的样子。

老了,儿女的电话就成了一种期盼。那些无话找话的电话,那些看似无用的电话,传达的是安好,表达的是牵挂,是藏在心底的深沉的爱。

人老了,可操的心少了,但牵挂还是要有的。

若了无牵挂,便与世无缘了。

人老了,有点牵挂,有人牵挂,真好。

风

□之 初

无惧潜入夜,有声则无形。
狂虐达十级,折枝卷落红。
天地啸尘暴,凌沙泣飞鹰。
横跨三江界,浩荡洗苍穹!
行藏未蹈距,无羁任西东。
入林狂抖擻,越陌野草倾。
掠水波骤起,穿山鸣岩峰。
戏牵佳人袖,入闺卷帘栊。
敢蔽乾坤月,独闯嫦娥宫。
乘闪电而舞,撼天鼓高鸣。

助雷雨急驰,扶寒雪凝冰。
舒百花烂漫,催五谷丰登。
东行迎朝阳,西行晚霞红。
北行君出塞,南行雁掠空。
看轮回四季,灵息抚苍生。
不慕蝇头利,纵横万里风!
夏暑驱炎热,临秋摇疏桐。
破关歇兵卒,自勇堪称雄。
奋幡盘诗韵,掷盏醉千盅。
不羁清规律,千古任说评!

老石磨,旧时光

□朱帮义

磨,把粮食弄碎的工具,通常是由两个圆石盘做成的。托着磨的圆形底盘称磨盘,磨盘下方是用砖头砌成的一个正方形砖台,把磨盘放在砖台上端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二爷家的磨房位于院子东南隅的南屋。听奶奶说,老爷给爷爷和二爷分家时,考虑到二爷做米面生意,就把家里的石磨和碾子分给了二爷。爷爷做木工活,在村里弄了两间门面房,做家具加工的小生意。

过去,农村不通电,村里也没有面粉加工厂,村民吃面粉完全靠自己推磨加工。家家户户种有地,地里打下来的粮食除了缴公粮外,剩余的全部养家糊口,平时吃的面粉都是自家磨的,有牲口的牲口拉磨,没有牲口的靠人推磨。所以,二爷家的磨坊天天都有人使用,几乎没有一天闲着。我家的邻居王叔患有哮喘病,不能干体力活,他家磨面完全靠王婶来推磨。王婶一米七的个头,身体素质好,一个人推起磨来呼呼作响。她在村里是一个出了名的能手,别人都称她是推磨婆。

父亲年轻时就学会了蒸馍,平日里从集市上买来一些小麦,然后由母亲将小麦挑拣干净,再用清水淘洗两遍晾干。到了晚上,母亲来到二爷家的磨坊开始推磨。平时,人们磨面都是用毛驴拉磨。把毛驴牵到磨房里,用牲口套套

住驴的身体,再把套绳系在拉磨棍上。为了防止毛驴吃磨盘上的粮食,还要用一块布盖住驴的双眼。接着,把粮食倒在石磨上,然后磨面人用鞭子抽打毛驴,毛驴便开始拉动石磨转起来。那时候,我家的生活条件较差,实在买不起毛驴喂养。所以,家里蒸馍用的面全靠母亲一人推磨来完成。因为父亲有个头晕的毛病,一推磨就犯病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我从10多岁开始就帮母亲推磨。推磨的工作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力气活儿,你少出一点儿力,磨就不会转。推磨时,我和母亲在磨盘的两边一人扶住一根磨棍,磨棍的另一端固定在石磨的上盘上,推动上盘转动,石磨的下盘固定不动。我家推磨加工出来的面粉要求比较严格,面粉不仅要细,颜色还要白,这样蒸出来的馍才好吃、好看。推磨加工面粉必须按照程序进行,要一遍一遍地磨,一遍一遍地筛。罗面的活是母亲操作,她怕我筛不干净。罗面也算是个技术活,干不好麦麸会撒入面粉里。母亲罗面时,手脚特别利索,她一手筛面,一手有节奏地拍打着罗,弄得头发和脸上到处都是白白的面粉。

时光匆匆,那些与石磨相伴的日子,连同石磨转动时发出的吱呀声,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,成了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猪龙河变迁幽思

□闫恒礼

猪龙河位于焦作市西南部,发源于济源,经沁阳、孟州、温县流入黄河。在焦作市域众多河流中,它虽算不上大河,但这条河陪伴我走过了60年的岁月。河流的变迁,也让我对生态环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。

我的家乡地处温县与孟州交界,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猪龙河九曲八弯,从村东蜿蜒流过。那时的河水清澈甘甜,河中鳖蟹出没,鱼虾成群。河岸两旁水塘密布,水草从生,蜻蜓点水,蝴蝶飞舞,水鸟在草丛中戏水觅食。每当夏季,儿时的伙伴便在河里捉鱼摸虾、戏水玩耍,充满欢乐。

用河水磨制的豆腐,口感纯正,味道鲜美。夏日雨季,雨量充沛,河水常常漫过河岸,放眼望去,两岸水天一色,一望无际。黄河中的各类鱼儿逆水而上,在这片水域里繁衍生息;成群的红嘴银燕在河面上空啼叫惊飞,翱翔寻食;河边树下,农家少儿垂下钓竿,静静等待鱼儿上钩。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美好生态环境,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河川的秀丽景色。

然而,1965年猪龙河改道取直后,虽然河水畅流无阻,减少了夏季洪水泛滥的隐患,但一系列生态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河旁水塘逐渐消失,水鸟远走

高飞。过度的药物捕鱼,致使水面上死鱼一片,甚至出现捕鱼者比鱼还多的景象,鱼虾数量逐年锐减。慢慢地,猪龙河开始断流,水源枯竭,地下水位逐年下降。原本的老水井陆续报废,新打的机井深度也逐年加深,只索取不保护的矛盾日益显露。曾经水草从生、鱼虾成群、燕飞鸟叫、清泉碧水的猪龙河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连野鸟都难以生存的臭河……

猪龙河60年的沧桑变迁,为祖辈耕耘的这方热土敲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警钟。让我们携手同行,共同守护生态家园,为子孙后代建造一个碧水悠悠、生态和谐的美好未来。

丹青润晚晴

□王凤山

不知不觉间,女儿到了退休年龄。从忙碌的工作岗位骤然抽离,她一时难以适应,失落与孤独缠绕着她。她甚至和我商量,想要再去找一份工作。

我赶忙安慰她:“你这是得了退休综合征,一时间适应不了清闲的日子。你干了几十年餐饮工作,如今上了年纪,再去工作哪吃得消?这些年光忙着工作,现在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家庭、养好身体。至于情绪问题,你可以找个新爱好,慢慢就能调整过来。”为了帮她转移注意力,我经常去她家里,借着用电脑写文章的机会,想多陪

她说说话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后来,女儿开始接送孩子上下学,生活逐渐充实起来,情绪也慢慢平复。一天,我走进女儿家,发现门上、墙上贴满了五彩画纸,起初还以为是小外孙的涂鸦。在一堆画纸中,一幅书法作品映入眼帘,我便对女婿说:“你儿子写的字这么好?不简单哩!”女婿却笑着说:“这是您女儿写的!您外孙哪有这么高的水平!”这时,我才知道,原来女儿悄悄上了书画培训班,深深爱上了书画。在培训班老师的指导下,加上勤学苦练,她的才

华渐渐显露。此前我每次来她家用电脑,见她坐在桌前,还以为在做针线活儿,没想到她是在专心练书画。我鼓励她可以向媒体投稿,她谦虚地说:“还不够条件哩,再练练吧!”我不禁暗自思忖,当初给她起名“王蕾”,寓意含苞待放,如今她倒是来了个“晚晴心花放”,挺有意思的。

如今,女儿的生活规律又充实,接送孩子、习练书画,曾经退休带来的不适早已烟消云散。她在人生的新阶段,绽放出了别样的光彩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w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